

书有独钟 钱钟书

张俊

著

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
主编 傅光明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教育出版社

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

主编 傅光明

SHU YOU DU ZHONG

QIANZHONGSHU

书有独钟——钱钟书

张 俊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有独钟——钱钟书 / 张俊著. —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12. 8

(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 / 傅光明主编)

ISBN 978-7-5336-6931-7

I. ①书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钱钟书(1910~1998)—生平事迹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86863 号

书名: 书有独钟——钱钟书

作者: 张 俊

出 版 人: 朱智润

责任编辑: 杜伟伟

责任印制: 王 琳

装帧设计: 何宇清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(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, 邮编: 230601)

营销部电话: (0551) 3683010, 3683011, 3683015

排 版: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 安徽天歌印刷厂 电话: (0551) 5315205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印张: 6.125

字数: 140 千字

版次: 2012 年 9 月第 1 版

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36-6931-7

定价: 16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青春剪影出一首首梦的歌（代序）

傅光明

鲁迅《呐喊·自序》的开篇第一句话是：“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，后来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……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现在便成了《呐喊》的来由。”紧接着，他回忆起儿时家庭从小康坠入困顿，这样的苦涩经历使他从中得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，继而要“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”。

从他睁开眼看世界，他便有了梦，很美满的一个梦——到日本，学医，救治像他父亲一样“被误的病人的疾苦，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，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”。直到课堂上放映关于日俄战事的画片，“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，一个绑在中间，许多站在左右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据解说，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，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，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”。

这个故事本身已具有经典性，不仅如此，相信凡熟悉鲁迅的读者更喜欢咀嚼接下来的这一小段文字，因为它是鲁迅作家梦开始的地方：“学医并非一件要紧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

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，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”

这时，他又开始做好梦了。从仙台辍学回到东京，他邀几位朋友一起办杂志，以期迈出文学的第一步。但这本取“新的生命”的意思而叫《新生》的杂志，在策划中便胎死腹中，梦也随之转瞬即逝了。

因梦无法实现而带来的寂寞，一天天地长大起来，“如大毒蛇，缠住了我的灵魂了”。然后是无端的悲哀和驱除不尽的痛苦，而麻醉的最好办法是“使我沉入国民中，使我回到古代去”，让生命黯然销魂，直销到“再没有了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”。

· 就这样，在蚊子多的一个夏夜，已蛰居北京，在绍兴会馆里百无聊赖钞古碑的鲁迅，迎来了一个老朋友。这位“偶或来谈”的金心异，便是正协助陈独秀编辑《新青年》杂志的钱玄同。聊天中，一段石破天惊的对话呱呱坠地，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经典的里程碑式的思想意象：

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，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”

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

子的希望。”

由此，鲁迅发出来“狂人”的呐喊，《狂人日记》不仅成为小说家鲁迅的起点，更成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源头和丰碑。

可以说，鲁迅是在生命日渐消沉的时候才做起小说来！显然，是“五四”孕育出了鲁迅的新生，而鲁迅又给“五四”注入了别样的新鲜活力和深邃的思想光芒。那本在东京未出世就夭折了的《新生》雪藏起鲁迅的摩罗诗力，而一本在北京崭新的《新青年》却真的赋予鲁迅新的生命——文学的、艺术的、精神的、思想的不朽生命。

简言之，由一篇短短的《呐喊·自序》，已大致可以为鲁迅，同时也可把这样的梦影当参照，为许多现代作家，甚至为读者自己画一幅青春剪影了。

像鲁迅一样，世上所有的人，年轻时候都会做许多梦。醒来一个梦，再做下一个梦，有梦便有希望在，人生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做梦寻梦。当然，悲哀时，又会感觉一如鲁迅所说，“人生最痛苦的，莫过于梦醒来无路可走”。如果真的无路可走了，还是要做梦，回忆青春的梦。没有了梦，便只剩下了绝望。

这套书里的作家们，年轻时几乎无不是有着一个又一个的梦。郭沫若像鲁迅一样，早年赴日本留学时，学的是医，后因受到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和美国诗人惠特曼思想的影响，决心弃医从文；与郭沫若等一同发起成立“创造社”的郁达夫，留日之初，考入的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学部，后又改学过政

治学、经济学；冰心在写她的《繁星》、《春水》以前，就读协和女子大学理科，向往的也是日后成为一名医生。

然而，任何一个梦想的实现，都需要付出巨大的艰辛、努力。一个人的青春岁月，时常是苦恼与快乐相伴、信心又时常与茫然相随。正是在这个时候，已经长大了的青少年，会突然惊奇地发现，原来世间的事情是如此的复杂，连黑与白都有可能变得不明晰和不确定起来，无法一下子认定的事情越来越多。这些对于作家来说，却又是不可或缺的人生经历、经验和体验。

无论他们在年轻时做过怎样的梦，有一点是共同的，即读书、求知。他们大都有过在海外或留学，或进修，甚或流亡的经历；许多人至少懂得一门外语，像巴金、郁达夫、钱钟书、杨绛等，通晓的外语在两门或两门以上。茅盾是在大革命失败后，流亡日本时，开始写作他的小说处女作《蚀》三部曲。巴金的小说处女作《灭亡》写于巴黎，这之后，写作一发不可收。朱自清在出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的前一年，曾在英国进修过语言学和英国文学，后漫游欧洲五国，才有后来写作的《欧游杂记》、《伦敦杂记》。艾青最初读的是艺术学院绘画系，后在赴法国勤工俭学时，边学绘画，边接触欧洲现代派诗人，最终成为诗人，而不是画家。在南开中学就开始参与戏剧活动的曹禺，初入南开大学，读的是政治系，转至清华西洋文学系才真正开始钻研戏剧，从古希腊，到莎士比亚、契诃夫、易卜生、奥尼尔，孕育出了他的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。

每个作家都有藏在他的文学梦背后的故事，这些故事对于启迪我们的人生智慧和精神思想，都是难得的知识营养。通过这样的故事，我们知道，徐志摩最早没想过要成为诗人，他留学美国时，学的是经济，转去英国，是为了追随罗素，搞政治。当丁玲陷在生活的困惑之中，她做过画家梦，更做过电影明星梦。各自已有深厚的人生体验的川籍作家艾芜、沙汀，是在他俩相遇后，一起走上文学路的。从湘西走出来的“乡下人”沈从文，学历只到小学，经过人生的许多坎坷沧桑，矢志不渝，最终成就了自己的文学梦。

对于今天的读者，已经成为历史的他们，在这个“剪影”里构成了一组混着一个又一个青春生命泪与笑的梦的合唱。如果能够从他们一串串的梦里找到自己，相信你的未来不是梦！

2012年6月26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

目 录

第一章 大风过耳	/ 1
第二章 翻天覆地	/ 9
第三章 五色韶光(上)	/ 19
第四章 五色韶光(下)	/ 32
第五章 东林慧童	/ 42
第六章 桃坞水暖	/ 56
第七章 鸟入蓝天	/ 67
第八章 始知发愤	/ 79
第九章 寄情山水	/ 92
第十章 诗学渐成	/ 106
第十一章 秀在枝头	/ 121
第十二章 亲师重文	/ 134
第十三章 水木情话(上)	/ 145
第十四章 水木情话(下)	/ 157
第十五章 欢天喜地	/ 166
第十六章 船出上海	/ 177
钱钟书主要著译书目	/ 183

大清朝经过二百五十多年，国运衰退到了极点。内耗外侮，使外强中干的清政府再也无力支撑中华大厦。然而美丽富饶的江南大地，却仍然维持着表面的繁荣。

这天，无锡城中热闹非常，无数的学子文人，穿梭往来于大街小巷。

“唉！”

一位布衣老人，不相信眼前的榜文，一再擦着眼睛。

“卢兄，何必长叹。”一位穿绸衫的青年，同情地看着老人。

“杨兄，你少年英才，前途无量。我这般年纪，还能干什么？考了一辈子，无缘啊！”

“无锡城，三千学子，学子三千，又哪能个个考中？”

“可我考了二十多次了，总该中一回吧！”

老人说着，一边摇头，一边念叨着走去：

“名落孙山……名落孙山……”

青年一转身，忙捧起双手一揖，

“姚兄，怎么才来？”

“我早来过一次，没看见我的名字，回去越想越不对，想必是漏看了，故此，又转道回来，仔细看看。”

“小弟这次又没中，以后不想再考了。”

“不考了？那不是前功尽弃了吗？”

“我回去就收拾行装，去南京报考新式学堂，然后出洋，去日本。”

“出国留学?”

“对! 你看这榜上,城中秦、钱、孙、杨、薛各大家族,只有钱家的子兰兄高中,为什么? 因为大部分人都出洋了,留洋才是风气,才是正途。”

“小弟愚陋,家父严厉,不能效法卢兄,祝你一帆风顺!”

“谢谢! 就此告别!”卢氏青年转身而去。

“姚兄,不知高中第几?”

一位清秀的青年人,拍了一下姚兄的肩膀。

“哟,子兰兄,正说到你,恭喜恭喜!”

“是,是! ……谢谢,谢谢! 这下可好了。”

“当然好了,你现在是秀才了。”

“姚兄有所不知,家父严厉非常。我兄弟三人,对我这做长子的,格外严格。这次中榜,可以看见他老人家的笑脸了。”

“子兰兄,别开玩笑。谁不知道你们钱家,代代有进士,辈辈出高官。你这个秀才,恐怕只是状元公的第一步,区区一个秀才,还用令尊严厉督导吗?”

“确实如此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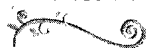
“别逗了,只有像我们家才能‘确实如此’呢! 我太爷爷中了个举人,可不得了啦,留下家训,‘宁可让子孙讨饭,不可让子孙瞎眼。’结果一辈逼一辈,一直到我,想中个秀才都不行。”

“‘瞎眼’是什么意思?”

“‘瞎眼’就是不识字,不读书。没听懂吧,我的书呆子。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姚兄,我先回去了。”

钱子兰深感兴奋,一阵快步赶回家中,直奔自己的房间,把自己中了秀才的好消息首先告诉了妻子。





子兰的父亲钱祖耆正在书房看画，画在夫人的手中徐徐展开。

“啊！郑板桥的风竹，真是绝世之笔。”

钱祖耆赞不绝口。

“这是我爹的一个老友，在扬州任上购买的，硬是被我爹买下了。你看是真迹吗？”夫人夸耀地看着自己的老爷。

“你们石塘湾孙家，官大势大，谁敢卖假货给你？”

“这里还有一张倪云林的山水，你看……”

正说着，仆人进门报喜：

“恭喜老爷、恭喜夫人，大少爷高中了！”

“真的吗？他人呢？”

钱祖耆和夫人高兴地同时放下了手中的画，站起身来。

“少爷正在屋里和少奶奶说这事呢！”

“唔！你去叫他过来。”

钱祖耆的脸立刻阴沉下来。

“这个媳妇呀，过门二三年了，一点生孩子的迹象也没有，真急死人了！”

孙夫人坐了下来。

“咱家坟上风水不好，不旺长房旺小房，好在还有基博、基厚二子可教。”

钱祖耆说着也坐了下来。

“子兰这孩子，偏心媳妇，一来就往媳妇那儿跑。这媳妇仗着家里是江阴富户，有了七八只大货船，对我这做婆婆的竟然毫无畏惧之心，咳，不就是个做颜料起家的暴发户吗？”

“要怪，还是怪子兰不争气。”

二人正说着，子兰轻手轻脚地走近前来。

“爹，娘！”

钱祖耆眼皮向上一翻：

“高中了大秀才啦？不得了啊！”

钱子兰听父亲的话音不对，心里不由地紧张起来，但脸上还是抑制不住地流露出喜色。

“你看你，沾沾自喜，不思进取，才得了个小小的秀才，骨头就轻了。没出息！你大伯、二伯中了举人，也没你这样得意。你不得了啊，秀才了，可以端架子了，喏喏喏，好大的架子呀，要我叫人请呢，是不是我应该亲自请啊，要是中了举人、进士、状元，我得跪着接你，我得给你扛轿子啊！……”

钱子兰越听越害怕，不由地跪在父亲面前：

“父亲息怒，儿知错了。”

“知错了？能记得牢吗？光耍嘴皮子有什么用？跪好！趴下！”

钱祖耆拿起一根木棍，照着子兰的屁股就是二三十棍。

子兰趴在地上，不敢吭一声。

孙夫人看着心疼，一把拉住丈夫的胳膊。

“行了，老爷，子兰知错了，下次不敢了，老爷别累坏了身子。”

钱祖耆一指仆人：

“你扶他回去！有人来道贺，就说少爷病了，请回！”

“老爷，再怎么，中了秀才也是好事呀，何必打那么狠呢！”

“我就是要杀杀他的势气！”

子兰被扶回房中，妻子忙端来早已准备好的热水，一边擦



拭，一边气气地说道：

“考不中要骂，考中了要打……”

子兰赶忙打断妻子的话：

“不要抱怨，是我不好，错在我们……”

正说着，两个男童兴冲冲地破门而入。

“大哥！”

“大哥！三哥写了部小说！”

“基博、基厚，忘记我平时怎么教你们的了？”

“大哥，你看我已经写了这么厚厚的一本！”

被称为三哥的钱基博得意地扬着手里的一叠纸。

“念来听听！”

钱子兰一咧嘴，看看妻子，忍住了疼。

“我给你上药，别动！”

基博、基厚这时才注意到大哥的痛苦模样。一齐问道：

“大哥，怎么了？”

“你大哥，中了秀才，你爹怕他妄自尊大，打了他一顿杀威棒！”

“中了秀才还挨打？”

“那我们以后考不中就是了！”

子兰一听，立即怒叱道：

“不许胡说，是大哥于礼有亏，你们要注意，要是总像刚才那样，走路办事总是风风火火，毫不稳重，早晚也少不了讨打。”

“是！大哥！不过，您还是听听三哥的侠义小说吧！”

“好，基博，你快说。”

基博清了一下嗓子，模仿说书人模样，右手在空中向下

一拍：

“啪！话说北宋末年，水浒英雄所剩无几，然而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辈新人换旧人。众所周知，梁山好汉有儿孙的没有几人，其实不然，后文书将慢慢道来。我这醒木一响，啪！说出一位好汉，你道是谁，是卢俊义的后代，得乃父真传，又拜名师，威震大江南北，拳打辽、金无数恶将，剑挑临安四大奸贼，扶危济困的——卢——仁——巍。”

“史书上哪有此人？”

“小说嘛，自然不必认真。”

妻子敷好了伤处，心疼地看着丈夫。

“三哥！快接着说！”

“话说中秋之夜，一轮明月当头，卢大侠身背宝剑，却在赶路……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”

子兰打断了基博的话头。

“你最近又看了不少闲书，正经功课不认真读。”

“全读会了，不信您考考我！”

“我不和你争嘴，我今天累了，小说放下我慢慢看。”

“大哥，精彩的故事刚刚开始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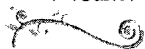
“住嘴，一点规矩也不讲了？大哥说话随便插嘴？”

“是！大哥。”

“我教你们的书，都是古人留下的金玉良言，我会的差不多都已教授给你们了。过了今年，我请父亲送你们去外面的学堂，学点新鲜的知识，学点洋人的学问。你们先回去吧！”

“是！大哥。”

“太好了，谢谢大哥！”





兄弟二人说笑着走了出去。

“老三、老四真可怜，个子总也长不高，脸上还长了痘疤。”

妻子疼爱地看着基博、基厚的背影。

“所以父母亲格外疼爱他们。”

“这对孪生兄弟也真是争气，功课一点儿也不让你费心。”

“就是精力太旺盛，也着实让我费心不少。”

“唉！说来说去，几年了，我一直也不能生养，药也吃了不少，总也不管用，你说，我怎么抬得起头来？何况，你又是钱家长房。”

“着急也没用。”

“你不急？”

“咱们还年青，再看看医生。”

“你说西医呀，我可不去，看他们那样子就不顺眼。”

“好好好，请中医。”

两口子论来论去，直过了十几年，都没有生养的征象。

连基博的妻子都快生了，子兰的妻子也没有一丝希望。

这一年是 1910 年 11 月，眼看着日子过了中旬，忽然刮起了大风，到 20 日这天，大风把天都刮暗了，随着下了一场暴雨，暴雨过后，雨仍不停。就在这急雨不断的夜里，钱家降生了一个男婴。这时已是 21 日的凌晨了。

钱祖耆听说了第一个孙子的出生，笑得眉毛都弯了。转念一想，忙把子兰和基博找了来。

“基博，你大哥一直没有生养，按照传统习惯，你把孩子交给你大哥去抚养。子兰，你要养好孩子，这可是我的长孙喏！”

“爹爹！是否等孩子断了奶再送过去。”

基博心里十分舍不得。

“不用。我看你媳妇身体也弱，不如到乡间寻找一个壮健的农妇。”

“是！爹，我马上就去找。”

子兰兴奋地看着父亲。见父亲点头，赶忙回屋拿了把雨伞，冲进黑漆漆的雨幕之中。

很快，钱家长孙的奶娘找来了。她刚生下的儿子死了，她把一腔的母爱，都倾注到钱家长孙的身上，她一直抚养照顾着这个孩子，直到孩子长大，走出无锡，走出家乡。而钱家长孙一直也忘不了对她那亲切的称呼“姆妈”。

转瞬间，钱家长孙已届周岁，在“抓周”的仪式中，这个健康活泼的孩子，一把抓住了书，而且是牢牢地抓住。

“他是钟情于书了。哈哈……”

“那就取个学名叫‘钟书’吧！”

“‘钟书’好名字，可惜大清完了，要不然，钱家可要出状元了。”

“出生的时候，子兰给起的名字叫仰先，这下子，在家里他可有两个名字了。”

“对，阿先，喏，喏，喏，笑一笑，你看他一点也不笑。”

“钟书，钟书！哎，你看他笑了，哈哈哈哈……”

这一年，钱家大院里是祥和欢乐的一年。

外面的中国大地，却是天翻地覆的一年。

